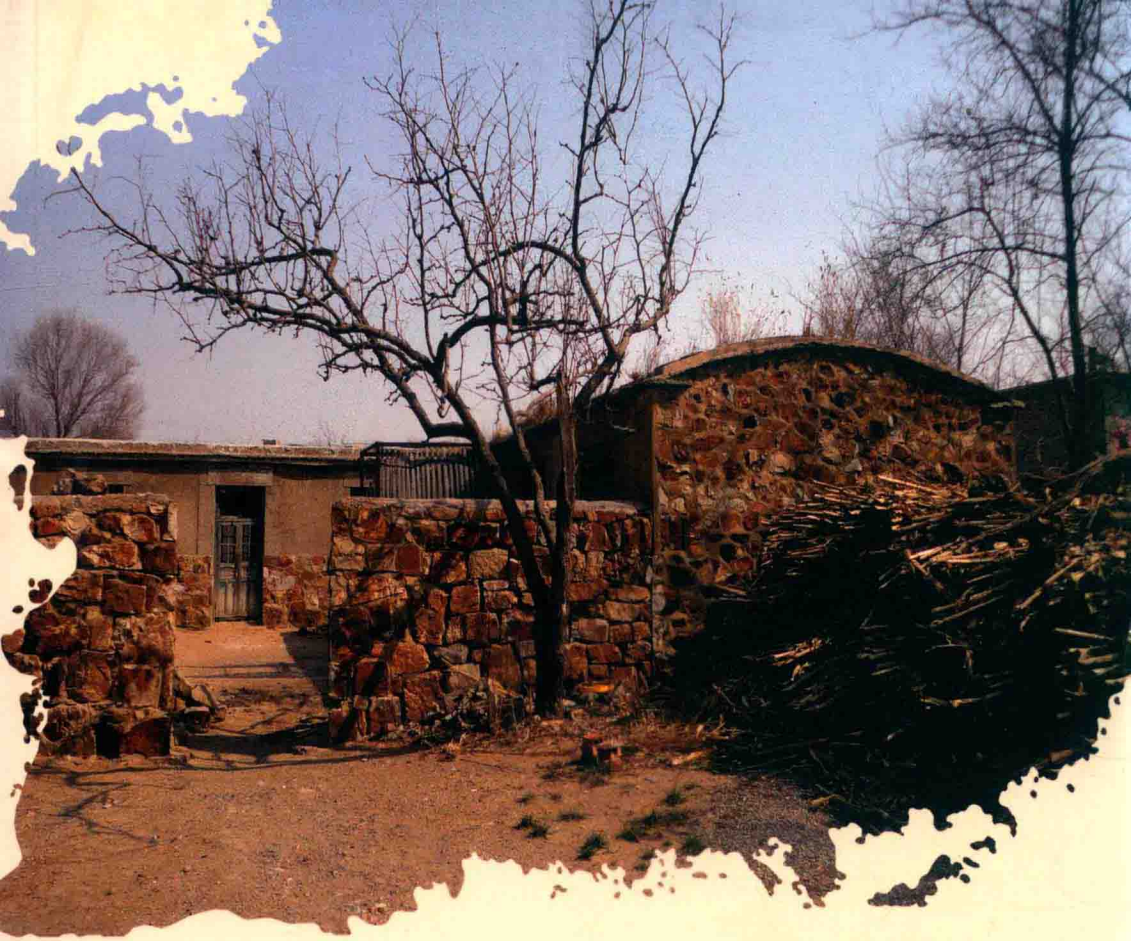




范亮 著

那年那月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那年那月

范亮
画

范 亮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范亮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年那月 / 范亮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05-1216-0

I. ①那… II. ①范…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2790号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张 波
责任编辑: 张 波 彭艳萍
封面设计: 关继川
版式设计: 张 波
封面题字: 李心贵
摄 影: 范 亮
责任校对: 安晓雪
责任印制: 刘正兴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442 0411-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168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216-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范亮，1949年出生，大学文化，政工师。从事公安工作数年后，转到央企。之后，又被政府机关聘用十载至退休。历任助理、秘书、主任、书记等职务。

酷爱文学，长期从事公文写作与理论探索，用手中的笔去思考社会、描绘时代，撰写出多篇有价值的优秀作品，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其代表作《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研究》一文被《中国石油报》发表；《论摆脱或适应秘书工作的属性》一文被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秘书群星文选》一书中，荣获优秀论文二等奖，又被新华丛书编委会收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型文集《光辉的历程》一书中，荣获三等奖；公文《大连输油公司党委关于开展“学习大庆经验、发扬大庆精神”群众运动的报告》一文在全国石油系统公文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并被中石油管道局作为公文写作的一个范例推广；长篇通讯《进口热媒炉配件不翼而飞，仅用七小时破案完璧归赵》和《一次难忘的义务劳动》两篇文章被编入回忆录《无愧年华》一书中。



与序一的作者、作家侯德云（右）合影

序一

《那年那月》的文学趣味与历史重量

◎ 侯德云

1

我看，范亮这部名为《那年那月》的书籍，应该归拢到回忆录的范畴。

业内很多人都知道，作为自述文体的类型之一，回忆录有行文灵活、视角多变的特点，可分可合，可文可史，可注重父子人伦、男欢女爱、聚散离合，也可关注天下苍生、国家命运、民族兴亡。其中那些有较强历史感的回忆录，如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无疑是见证文学（文学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类作品，在我的阅读视界之中，一向占有一定的比例。

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既然未来不可预知，那么，借以倾诉的对象只能是过去和现在。而“现在”很快也会成为“过去”。这样说来，抒情、叙事、议论，都会涂抹或多或少的回忆色彩。

当然，纯粹的回忆录跟泛泛的携有回忆色彩的文章又有所不同。前者跟自传似乎更为接近，它们都拥有鲜明的“不平等”属性。这个“不平等”，



是指作者的功名地位对作品的价值认定和传播范围均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它们也都需要跟重大历史事件有瓜葛，或者至少跟名人有瓜葛，才能普遍性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样说来，似乎凡夫俗子便不具备撰写回忆录或自传的资格。表面看来是这样，但换一角度，我倒要振臂一呼，号召天下的草根平民，有能力、有条件，都来写一写。这不是跟谁怄气，我是了解到民间记忆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之后才这么说的。我以为，除了商业价值不能相提并论，在其他所有方面，草根的回忆录跟名人的回忆录没有本质区别。严格说来，草根的回忆录也不是都不畅销，比如山东老太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便是成功的一例。

我在《生于1966》自序中发过这样的感慨：“我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去用心审视自己的人生旅痕，从中找出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属于自己也属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苦衷。”随后又提到作家野夫等人所继承的民间修史传统。在我眼里，《那年那月》也应该跻身于同样的写作谱系，是作者的“一人之史”。作为土生土长的瓦房店人，范亮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在我看来自然也是一部本乡本土的社会史和情感史。此外我还觉得，这本书中所蕴含的文学趣味和历史重量，也都值得玩味和品鉴。

所以，我很愿意为范亮的这本书说几句家常话。

2

从这一桥段开始，我把范亮叫“老范”。此君年长在下16岁，我已经“老侯”久矣，他岂敢不“老范”？

《那年那月》的文学趣味，在第一章《盼年》和第三章《赶海》中，都比较耀眼。这两章的内容，近乎“文人之文”。

我说的“文学趣味”，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则是作者的叙事趣味，我倾心于口语化，这显示出作者心态自如、笔墨潇洒的一面；二则是作者的生活趣味。换句话说，作者的兴奋点若是能跟读者的兴奋点契合，阅读过程就会更加兴致盎然。

老实说，老范的生活趣味比他的叙事趣味更让我心动。这是由于，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跟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都非常相似，都在海边长大，都有渔家儿女的酸楚和喜乐。我从老范的文字里，再三再四看见自己的身影。阅读途中的这种相遇，并不常见。

老范的《盼年》是典型的童年记忆，类似于鲁迅的《朝花夕拾》。说起来也很奇怪，在很多作家笔下，童年都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同时，所有津津乐道者也都知道，如鲁迅所说，那些记忆中的故乡风景“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朝花夕拾·小引》）。此中的情感纠葛，本无特效药可解，只好言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

老范的童年记忆，大多跟吃有关。有些直接说吃，有些间接说吃，而吃的内容，大多可以归在民俗里边。比如喝腊八粥、杀年猪、做豆腐、走油、吃元宵，既是民俗也是吃，两者掰扯不开。惭愧的是，我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做过腊八粥，也不记得做过豆腐。这说明，我经历过的贫穷，可能甚于老范笔下的贫穷。

老范在《做豆腐》里说：“煮熟的豆浆盛在大缸里，父亲一边往缸里倒卤水，一边用木耙搅和，豆浆慢慢地凝固成一朵朵小白花，在缸里上下漂浮。”他看得可真仔细。人大概只有对自己眼馋心馋的事物，才会这般上心。

再看老范的《赶海》。读这一桥段的文字，我能隐隐感受到海风的吹拂，也能隐隐闻到海水和海鲜的微微腥气。每次赶海，都有贝，有螺，有螃蟹，有虾爬子，有章鱼……这也都是我曾经的欢乐。所不同者，老范在渤海，我在黄海。还有一个不同，老范的赶海经历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



60年代末期，而我是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两相比较，我发现一个秘密，老范赶海的收获，无论鱼虾还是贝螺，都远远超过我。我不认为这是地域的差异，反而断定这是时间的差异。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海货的丰富度也一天天降低，现在很可能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

老范在《钓鱼》一文中说：“突然海面掀起一层波浪，接着看见一群鱼从海水里跳跃起来，再跌落到海里，一拨落下，一拨又起，估计每拨都有数百条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群又黑又圆又粗的家伙像鱼雷似的跃出水面，又钻进水里，跃出，又钻进去，能有十多个，把水面搅得翻江倒海似的。”这个画面，把几个钓鱼的小孩都吓傻了。老范糊里糊涂回到家，把这事说给他爸听，他爸说，这是海狗攻击鱼群，出海人经常遇到。

那种“翻江倒海”的场面，我从来没遇到，只看见过一条椭圆形、暗绿色的大鱼从海面跃出，扑通，又落入水中，就在我前方不远处。我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下钓线，心想，那家伙会不会来咬我的钩呢？结果，那家伙不咬，等啊等啊等，等很久，就是不咬。

你瞅瞅，时间的变形能力有多么强大，相距十六年的两种海洋风景，竟是如此不同。

3

相对于文学趣味，我更看重《那年那月》经历过的历史。

修水利。

那时候小学生也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拔草间苗深翻地之类的农活都得干，修水利也一样。老范经历过的修水利，是“到北甸子盐碱滩挖沟”，“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

大锅饭。

1958年9月，老范所在的生产队开始吃大锅饭。老范的舅母，经常抢不上饭，吃不饱，舅舅就给她买来一个大号碗，“像个小盆”。舅母捧着小盆喝粥，向右吸半圈，再向左吸半圈，发出哨子般的响声，常常让别人喷饭……后来大食堂解散了，在饥饿最严重的时段，老范说，是几麻袋干白菜帮子救了他们全家的性命。这故事，跟我家很相似。据我大哥回忆，也是到了要命的时段，几麻袋干白菜帮子救了我们全家的性命。

老范对吃的记忆如此饱满鲜活，我以为，这跟他那饥饿年代的经历有关。

4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山水间，有一条“拍栏杆”的溪流。源头是宋朝诗人刘孟节，他感慨怀才不遇，借拍打栏杆发泄郁闷：“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之后，辛弃疾竟要把“栏杆拍遍”。到恭亲王奕訢则变成“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你看准喽，这回是“猛拍”，可见诗人心中的愤懑达到怎样强烈的程度。

说实话，无论是读国史还是“一人之史”，每每读到凄惨之处，我都压抑不住“猛拍栏杆”的冲动。读老范的《那年那月》也一样。很显然，这本书可以勾起读者一连串的情感反应和理性思考，并默默从中汲取教训，以作后事之师。我以为，能做到这个份上，老范足以感到欣慰。

这么多年，我读过太多“螺丝钉”模样的文学，也读过太多“浮妄”的文学，饱受折磨的情感让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明代公安派文学产生好感，更对以存真为宗旨的历史叙事和目下流行的民间记忆写作产生共鸣。老实说，尽管我无法核实老范的私人叙事跟过



往的历史有多少细微的误差，但我还是要说，《那年那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求真欲望。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倪慧如、邹宁远在简体版自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当遗落的历史不再蒙尘时，我们不但找回了过去，也孕育了未来。”我为此言点赞。同时，我也衷心期待，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之上，能有越来越多的“老范”参与到民间记忆的写作中去，共同寻找我们的过去，也共同孕育我们的未来。

2016年6月11日

※ 侯德云，笔名耘堂，辽宁省新金县（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瓦房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谁能让我忘记》《手很白》《简单的快乐》《红头老大》《轻轻地爱你一生》等小说集。200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荣誉称号。

序二

海岛之子的心声

◎ 隋长会

床头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拿起话筒，一个挺耳熟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是范亮，我写了点儿东西想送给你看看。”

听是范亮，我一下子就回忆起四十年前，那时我在复县（今大连瓦房店市）公检法军管会上班。一天下午，办公室领导对我说：“军代表从农村又抽上来几个帮忙的，你领他们到后院宿舍安排个住宿的地方。”当时提着铺盖卷跟我走的是个身材清瘦、面庞稍红的小伙子，交谈得知，他是从交流岛公社新抽上来的，名字叫范亮。小伙子小我3岁，言语流畅，举止文雅，和一些农村青年有所不同，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好。打那以后，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这个从偏远海岛农村来的小伙子，头脑聪明，手脚麻利，好学上进，还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他们没有工资，每个月军管会给他们补助12元钱，除了吃饭，所剩可想而知。但对于这样的待遇，他从来没有怨言，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不管是分内工作，还是早晨、晚上种菜园、浇小麦，他都积极参加，有时晚上加班阅卷到深夜，第二天早晨照样早起干活。从他身上，既能看到海岛子弟勤劳朴实的优良作风，又能看到干啥像啥的个人潜



质。由于他一直表现很优秀，后来组建复县边防大队，首先就把他选了过去，再后来他又成为现役军人。

范亮说他最近写了一部作品，名字叫《那年那月》，准备出版，烦我写个序。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力所难及。但老朋友张口了，盛情难却，只好慨然应诺一试。

拜读范亮的《那年那月》，可谓受益良多，感慨万端。瓦房店本土作者写出这样一部好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年那月》在文体上我不敢界定，但作品让人读起来就难以放下。他这种把民俗知识融进相关故事之中的笔法，让人感到新颖。比如在叙述农村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故事里，他不仅介绍了送灶王爷上天的过程，还介绍了灶王爷的出身、历史。在介绍过腊八、过大年、过元宵节等章节中，也都有相似的内容，让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也增长了知识。

作者在《那年那月》中，运用了当今流行的语言词汇描写过去发生的故事，效果也相当不错。比如在《小年》一节中，他写道：“回天宫向玉皇大帝汇报，……谁家也不敢怠慢了他，生怕灶王爷不高兴，到玉皇大帝那里告了黑状，……希望他能多说些好话，报喜不报忧。……嘴巴吃得香香的，……不该说的别说。其次是送红包，……灶王爷就无声地收下了。灶神与天宫里其他的官员相比，官职不大，又在人间一线工作，但很实惠……”所用词语诙谐、风趣，让人读来亲切又通俗。

《那年那月》是作者用爱、用情写出来的。在介绍三年困难时期的章节里，讲到作者家有一条小狗，非常聪明可爱，还曾救过作者的命，就因为人都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不得不忍痛割爱。在介绍人与狗分别的情景时，我看了都差点儿掉下眼泪。还有到盐场会议室“偷”干白菜帮子一节：“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阴风凄凄，……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加上害怕，浑身都哆嗦起来，……三弟从那个缺玻璃的窗户口钻了进去……”当时，老母亲

深更半夜领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弄回来两麻袋干白菜帮子，使全家人勉强度过了寒冷的冬天，没有被饿死。

作者在《那年那月》中看似只是叙述了一个个故事，实际巧妙地阐述了一个个道理。比如在《钓鱼》的故事中：“鱼饵放下去，……（鱼）为了一口美食，仍经不住诱惑，抱着侥幸的心理，最终将自己的性命断送。”还有，在一次赶海中，一位赶海的妇女在里滩捡拾海货，众多的海货让她忙碌得忘记了涨潮时间。当她抬起头看见人都走了，潮水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时，她扛起满满一筐海货向外跑，蹚到第二道海沟时，潮水已涨到她的胸部，这时她如果把筐丢掉，还可能逃生，但她舍不得海货，潮水已经淹到脖子也不松手，结果一个海浪把她吞没了。作者感叹说：“很多时候人丢掉性命不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而是因为放不下身外之物，或者只是因为贪婪。”

总之，《那年那月》值得读者一看，因为它里面既没有“苏丹红”，也没有“瘦肉精”，有的是动人心弦的故事、启迪心灵的道理。

我期盼着作者的《今年今月》《明年明月》能够相继问世，以饱读者眼福。

2012年3月

※ 隋长会，中共瓦房店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瓦房店市卫生
局原党委副书记。

序三

史之为镜，惠泽后人

◎ 张静贤

老同学范亮写书我并不意外，我们在辽宁省委党校本科班一起学习的时候，我曾看过他的文学作品及公文写作，领略过他十分雄厚的文化底蕴及超强的文学潜质。每逢学校期末考试，老师都会留大、中型论述题，他的归纳整理思路清晰、论点鲜明、论证有力、重点突出、有条有理、言简意赅、好背易记。所以，他整理出的文字材料在班级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范亮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让我给这本书写个序，真的很难为情。我建议他请别人来写，能衬托这本书的闪光点。尽管推辞再三，老同学的执意态度“逼”得我只好应承下来。

我与范亮年龄相仿，又生活在同一历史年代，虽然家不在农村，但也曾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我姥姥家在吉林农村，我父亲是火车司机，那时的铁路职工家属，每年可以享受两次免票乘火车的待遇，每逢寒暑假，兄弟姊妹都随同母亲一起去姥姥家。本书所叙述的农家过年的情节和田间、地头、油灯、摸鱼及“瓜菜代”等大都有所熟悉，读到这些，心生同感，回味无穷，让我触碰到那一段艰苦难忘的童年时光。范亮写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也是我，是

你，是他，是那个时代广大农村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是那个艰苦岁月一代人的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范亮沿着自己的亲身经历，细微地观察生活，采取了回忆、纪实的叙事方法，把海岛的历史背景、风土人情、沧桑变迁真实地反映出来。这些内容小中见大，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贴近历史，贴近生活，语言生动流畅，文字朴实感人，内心感受刻画得细致入微。慢慢品读，有辛酸，有温暖，有感动，能让读者迅速融入其中，随着作者的思绪一同感受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书中记录了海岛人的生活习俗，详细描写了盼年、杀年猪、做豆腐、贴年画、走油、过大年放鞭炮的情景和心情。范亮家里兄弟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兄弟们去舅爷家吃杀猪菜的情形历历在目。可想而知，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平时饭都吃不饱，何况遇到一顿美餐，这顿饭的记忆是一辈子难以抹去的。那时的人们，生活向往如此简单，就是一顿饱饭、一件避寒的衣服，仅此而已。

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在饥饿中挣扎，对走出那场灾难的人来说，可谓是刻骨铭心。为了生存，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拿来食用，岛上的麻雀、猫、狗、老鼠和蛇等活物几乎绝迹。孩子们饿急了，到处找晒干的玉米秸堆，翻找残留的玉米粒充饥，捡到发黄的干白菜帮子也如获至宝。家里养的小狗虽然救过主人的命，但为了生存，只好放弃它，别无选择。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人饿得走路都打晃，何况那些食肉动物？生死抉择情节的描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感谢大海，让这些在艰苦岁月煎熬的海岛人从中获得一些可以充饥的食物。

读书如读人，这本书记录的是沧桑的岁月和个人经历。品味其书，从作者在艰苦环境的磨砺中成长的经历，我读出了作者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无畏的精神，读出了作者积极向上、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出了作者对父母、对妻子、对子女、对战友、对父老乡亲、对生活的深深的爱，读出了作者对实现人生



价值的不懈追求。这些，我极为赞赏。这也是当今青年一代了解历史、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好教材。

沧桑巨变，现在的孩子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和理解那个时代。丰衣足食的今天，我们都已避开鱼肉，将粗粮当美食，视野菜为山珍美味了。《那年那月》能使人们不忘过去，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2016年7月

※ 张静贤，瓦房店线路器材厂原党委书记。